

我在家里记的事

我在家裏的記事

居 林 才

新 中 國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

▲我在家裏記的事▲

實價大洋二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者 居林才

發行者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二七號
新中國書局

排版者 上海蒙古路北公盆里十二號
建華排字所

印刷者 華文印刷所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
均益里二七號
新中國書局

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目 錄

二月十九日(母親).....	一
三月十六日(到舅家去).....	六
三月十七日(在舅家第一日).....	一七
三月十八日(在舅家第二日).....	二九
三月十九日(從舅家回來).....	四二
三月二十日(我的舅家).....	四九
四月五日(掃墓).....	五五
四月七日(可愛的桃花).....	六二
四月十五日(遊春朝園).....	六五

四月二十七日(踢毽子).....	七三
五月二日(可憐的狗).....	七五
五月三日(寶寶也買).....	七七
五月十四日(不怕風雨).....	七九
五月十七日(小鷄).....	八一
五月十八日(爲小弟弟).....	八六
七月三日(尋小皮鞋).....	九〇
七月八日(打開水).....	九一
七月十二日(叫化狗).....	九八

我在家裏記的事

二月十九日（母親）

早上，爸爸給我一封信，這封信上寫着：

我的兒：

昨天晚上，我們合家大小吃過了晚飯，在小廳上談了許多可喜亦可悲的說話；你兩個姊姊都很長大了，自然都能懂得；可是關於大姊姊升學的問題，除了你母親詳細的對她解釋之外，我已另外寫了信給她；二姊姊當然還在讀書時代，什麼都不生問題；至於你呢？不是像弟弟那麼小了，昨晚那許多話總應該求一個明白，因此我今天特地把昨晚所談的意思，再來同你談一下；如果

你現在真不能懂，不妨就把這話好好的藏起來，到將來能懂得的時候，再拿出來讀；到那個時候，你一定會感到已往的一切是有何等的意味啊！

你要知道，我們家裏主持的人，就是你的母親：她十幾年來，天天爲你們的溫暖，飢飽，清潔，以及一切瑣碎的事情，忙個不了，好容易把你們一個個慢慢地撫養長大。家裏的事情是沒有一件不有條有理，也沒有一件事沒有一種意義；你們長大了，也個個都活潑潑地能天天向前努力，能依着她的希望去做：我們這個家庭是多麼快樂啊！

造成這快樂家庭的人，就是你的母親，我們享受到這快樂的幸福，我們能不時時紀念着你的母親嗎？

她——你的母親，要是生在一百年前的話，誰會不說她是一

個賢母？就是生在今日，又有誰不佩服她的能幹？可是她卻不以做賢母就算滿足，更不以享受快樂家庭的幸福就算滿足；她卻有更大的希望，想造就更大的能力，成功更大的事業呢！

她——你的母親，做了母親已十幾年了，可是前年還同我鬧過，要脫離了家庭去求學：當時要是沒有你們擁住她，抱住她，她也許會渡了大海大洋到地球那面的異國去了吧？啊！你們那可敬可愛的母親，要是同世界上無數的母親，或不願意做母親的人比起來，她的思想的高超，志氣的堅強，精神的振作，不知偉大多少倍！

但是，除了同她——你的母親，是最要好的同學和知己之外，一切認識你母親的人，沒有不在背後譏笑她，說她只會做一個賢母而已，社會上沒有人看得起她，也不會有她的地位，是一

個默默無聞的賢母而已。

啊！一般的人，她們的說話，對於你母親是怎樣的無禮？多麼的刺激？可是她聽到了，卻非但不以為恥，非但不悲傷，卻含着笑，激昂的說：

「我看見了，我知道了，社會上的一切有地位的人們，不論是她們，他們——女的，男的，總算是給一切人所羨慕的，所敬重的，卻同我所有的一切快樂是不同；因為我儘敢被社會上高貴的人們輕視，或給她們和他們諷刺，或者是他們和她們認為最不足齒的人，但是我卻是我底孩子心上的最慈善，最和樂，最可敬愛……的人。我的孩子有痛癢的時候，哭着來告訴我；受人欺騙的時候，到我的膝上來，要我安慰他；他在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就會問我太陽公公是那裏來的？……啊！我就使是被一切的人們輕

視，我從此就使是默默無聞，但我的一切慈善，和樂，敬愛……的容貌和精神，那深刻而偉大的影象，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腦海裏，誰有方法可以把他消滅？誰又不承認沒有方法可以消滅！至於我所有的孩子，誰又敢斷定他將來不會做出轟轟烈烈高尚無比的事業？又誰敢說現在的社會，不會給我的孩子改造得更好？又誰敢說我的孩子不是世界上的先知先覺，不能領導一切的人們？」

可愛的孩子！你看了你母親的這段話，你應該想怎樣可以不辜負了她的希望呢？

明天你的學校要開學了，二姊已到城裏去讀書，我們家裏，以後的家事，有大姊幫着母親去做，你母親一定可以減少了好多的心苦，這是我們爲你母親喜歡的一件事。

你的父親寫。

三月十六日（到舅家去）

我平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，爸爸，媽媽，姊姊，弟弟和蓉香，照例已把飯菜擺得整整齊齊，只空一個我的位置，只等我跨進門去，大家就動手吃飯了。

今天我回家，走進門的時候，比平常不同，吃飯的檯上擺了一張圓檯面，檯上又添着成大碗的菜，檯的週圍，也添了幾個橈子，我一看就知道有什麼客人來了，只知道是誰。

我跑進房裏去，媽媽在那裏開着衣廚的門，廚門上的攀扭盪得各冬各冬的響，是在那裏尋什麼衣服。小弟弟坐在他最喜歡坐的小籐椅上，穿着紅花朵，綠底的洋縐袍子，舉起了小袖，正在看

看又看看，不住的把小手拍着小胸膛，嘴裏喚着：『媽媽！寶寶體面！』我這時候知道是小弟弟同媽媽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了，而且一定是同着那來的客人同去呢！心裏又想不知我也得同去否？

我一脚跨進了房門，媽媽回轉頭來，看我一看，小弟弟也抬起頭來向我看了一看；小弟弟直立起來，跑前來抱住了我的腳，說：『阿哥！體面！』我就把他抱到手裏，他不住的用指頭指着他的小袖子，喚着：『體面，體面……！』

那時媽媽對我說：『今天二舅母同表姊姊來我們鎮上買些零碎東西，趁便來領大姊姊同你去吃喜酒的；他們是坐船來的，你同大姊姊都可以去，不過要規矩一點，因為他們那裏有很多的小孩子，他們是會吵會鬧，不比市鎮上的孩子來得文靜。你見了大舅二舅應該一個個都要招呼一下，不然他們要說你不懂禮節』

的。』媽媽一面尋衣服，一面這樣的說了一套話。我這時心上非常之快活。

她尋出了我底天青色的薄棉袍，和黑馬褂，又說：『穿這衣服要小心些，不好弄到油跡，油跡是最容易把衣服弄得髒，並且很難洗得乾淨。』媽媽又叫小弟弟立到地上去，叫我換上新衣服，我心裏自然說不出的快樂極了。

我換上了新衣服，走出房去吃飯，那時姊姊同着二舅母和表姊姊也走出來吃飯，我都招呼過了。

舅母看見我早已穿上了新衣服，她說：『到我家去，穿這樣新的衣服，恐怕要弄髒了回家呢！』我那時雖然覺得害羞，但是我卻很勇敢的樣子回答：『不！一定不會的！』

我們吃完了飯，正預備動身了，小弟弟一定也要跟着姊姊同

走，吵得哭起來。媽媽對他說：『我們不要去，我們在家裏有體面衣服穿啦！寶寶的綠襖穿了兩天，再換上一件紅襖，還要體面呢！同姊姊去了就沒有再體面的衣服穿啦！』小弟弟聽了媽媽的話不差，就不鬧了。

我們正在動身要走的時候，忽然想起，在校裏沒有告假，我心裏想，怎樣可以不告假就到舅家去呢？

我對媽媽說：『沒有告假是不行的！把我舊衣服換上了，到校裏去告准了假再動身！』但是那時正在要走：舅母是不懂的，所以說：『管他什麼假不假，動身就是了！』媽媽和姊姊雖是知道，但她們都說：『不要緊，叫爸爸寫個告假條子到校裏去就是了！』但我想不好，因為告假的意思是先要得到學校裏的允許，才能夠離校，學校裏一點都不知道，就到舅家去了，這不是好像

逃學麼？既經到了舅家，再去告假，這不是對學校裏說，我已經到舅家去了，不准假也無用了；這不是輕視了學校裏告假的意思麼？媽媽和姊姊的話都不行，一定要先到學校裏去請假才好。

但是她們總不答應等我，我說：『如果不等我，我就不去了！』我這樣的一說，他們看我這樣堅決，只好答應等我了。我就立刻換了原來的衣服，趕到學校裏，到李先生那裏告三天假，先生勉強答應了，當我走的時候，還再三的叫我不要多脫課。

我趕回家，就同舅母，表姊姊，和姊姊上了船，在船上一路看過了許多森林，田野；曲曲折折的經過四十多里的河道，到太陽攔山頭的時候，才到了舅家。

當我們的船要到舅家的時候，我就走出船艙，立在船頭上，遠遠地望着舅家的村莊。他們村莊上大多是又古又矮的屋宇，開

着兩扇又小又枯爛的大門。

不多時，舅母也從艙裏走出來，指着她家的大門，門前豎着兩個大紅字的燈籠，她家的屋宇是新近修理的，門前烏黑的牆也是新近粉刷的。

她家的後面有棵高大的老樹，那樹枝高出屋上有三四丈，樹梢上有個大喜鵲窠，那鵲兒在窠上「啁啁」的叫着，好像說要預備過夜了。

船靠了舅家門前的碼頭，那碼頭上有許多大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許多人在那裏忙着洗腳，洗手，洗鋤，……洗菜，淘米……都互相談笑，一見我們，忽然停止了談話，都向舅母招呼，表示出尊敬的樣子，但不知道他們都喚些什麼，舅母接應也來不及，只得把媽媽給他帶回的糖菓隨便塞給幾個孩子的懷裏。

最後塞給那個洗菜的少年婦人，叫舅母「二婆」的婦人，舅母對她說：「這是姑太太給我帶回來的，這些給你家阿翰吃吧！」婦人接受了，表示出很敬重而高興的樣子，舅母說的「阿翰」大概是她的孩子吧？

我們上了碼頭，走過一片場地，向舅母家的大門走進去，沒有進門的時候，有許多不認識的人走出來迎接，大多是親戚，弄得我直向姊姊背後躲着。

我正躲着的時候，舅母喚我說：「好淘伴來了！」又喚：「阿曼來見表哥。」我從姊姊背後看時，只見一個孩子穿着灰黑色的夾短襖，細織花的褲，腳上著着赤腳的鞋子，帶着一個圓圓地褐裏帶紅的笑臉，慢慢地走上來。

我在那時，眼裏只有曼哥一個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也就老老實